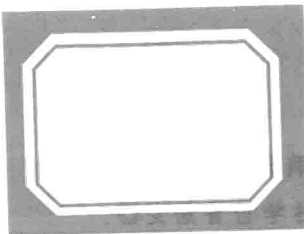


建筑文化学六义

JIANZHU WENHUAXUE LIUYI

王冬梅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批号: AHSK11-12D290)

阶段性成果

建筑文化学六义

王冬梅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筑文化学六义/王冬梅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650-1474-1

I. ①建… II. ①王… III. ①建筑—文化—研究
IV. ①TU-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6230 号

建筑文化学六义

王冬梅 著

责任编辑 王 磊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印 张	4.375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字 数	100 千字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 刷	安徽省瑞隆印务有限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1474-1

定价:26.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建筑作为人类文明演进的佐证,从原始社会发源至今,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与抗衡。从借助于天然洞穴藏身的穴居,或“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的巢居模式,到形成了独立的居住格局,在历经各个社会阶段、各种意识形态的浸淫之后,文化的多样性赋予了建筑更多重的含义。建筑也从纯粹的功能产物,转变为厚重文化的物化载体;并与其他构成文化的元素互为影响、潜在关联。这些元素抽象如文字、数字、图形、方位等,具象如植物及人类本体。本书即从这六个方面,分章节进行专题式研究,采取文献资料法、史论结合法、数理统计法、比较分析法、专题调研法等方式,旨在深入发掘和系统阐发建筑文化的庞杂性和多义性。内容横贯中西古今,既有古代建筑的文脉梳理,也有传统语汇的现代建筑式延续,以及对设计理念的前瞻式探讨。

第一章建筑与人体篇,是基于建筑的本源,即以保障人体生存之需为出发点。事实上,其原始形态也是对人体意象的本能还原,“子宫说”就是基于建筑的安全性和包围感等特征而言的。对于自然而言,建筑代替了人体,所以建筑就是人体。不仅如此,对人体比例的观察和首肯,也影响了建筑的比例推定和美学审视,古典建筑力图“以数的和谐”追求和贴近人体的黄金数值,

此后逐渐形成了以人体部位如手、足等为尺度单位的实物模数法,并进而衍化为成熟的数字化模数体系。此外,对人体的剖析和仿拟,也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建筑的空间格局、结体构件、外部形态等方面。而对于人体的更加深入的剖析,最终奠定了环境设计以人为本的实质性反思,直至催发了建构在人体研究基础上的现代学科——“人体工程学”。因此,建筑本质上是人对自身思考、分析和重建的产物。

第二章建筑与植物篇,以中国建筑为主线,探讨植物与建筑的文化渊源,指出植物对原始建筑的选址、材料、构造的影响,强调植物奠定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根基。在民俗思想中植物有着特定的象征意味,风水意识中植物有着严格的禁忌,在人文情感中植物又是被人格化的符号,因此植物与建筑的搭配,富有浓重的美学和民俗学的色彩。而当下建筑与植物的结合,实质上是人类在紧张的生存空间下对生态回归的严肃审视。植物的存在方式也逐渐由表及里,从与建筑分离的状态转化为“植物的建筑化”和“建筑的植物化”态势,随之被推向巅峰的是由此引发的环境生态与可持续议题。

第三章建筑与汉字篇,是基于对现代建筑风格趋于雷同、民族风格缺失这一阶段性现象的思考。从传统元素中提取了汉字为切入点,以古老的造字六法对建筑的符号化表达入手,进而深化到汉字的间架组织规律与建筑的构成规律的比较,探知汉字可被开发的深层价值。尽管现代建筑设计,大多采用西方形式美学建构,但汉字的开发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将汉字直接作为平面或立面的基本图形,然后如老子所言之道“凿户牖以为室”的种种空间化做法,使之逐渐实现建筑的完型。也可以借鉴西方解构主义的思路,将汉字笔画抽象地理解为独立的视觉图

形,进行打散重组,或重复或突变,或咬合或翻转,得到全新的图形,在此基础上根据建筑的功能分析和视觉要求,以构成美学的原理组织空间,而这些与汉字书法中的三十六法提出的结构规律和造字方式不谋而合。再者,汉字意象的升华则是构成建筑的高层境界,即集聚了汉字的内涵与结构的典型特征,将汉字之“势”和“韵”以建筑的方式高妙地表达出来。对于该课题的思考,旨在突破常规思路,探求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深层的契合通道。

第四章建筑与数字篇,是将神秘的数文化界定为“道”的层面,而建筑作为载道之“器”,在城建体量、尺度、规模甚至装饰物数量等方面十分考究,其背后具体而微的数文化理念有儒学的等级礼“数”、周易的阴阳象“数”、佛教的宗教圣“数”,以及工艺的营造模“数”等。建筑对数的严格遵从,有禁忌、有附会、有规律、有依循,它的实施,或依托于社会法度,或依靠约定俗成的认知传播,或源于宗教信仰的约束,而模数制则是通过建筑行业的规范和法度颁布,在营造活动中代代师承,延续至今,成为现代建筑设计的恒定法则。因此,数文化是研究建筑尤其是研究传统建筑的重要切入点。

第五章建筑与十字篇,立足符号学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进行比较研究,并定位在具有代表性的宗教建筑领域,以十字为主线展开。十字产生于原始的生殖崇拜与太阳崇拜,含有对宇宙、光明、方位等的理解和抽象表达,也是基本结构力学的优化选择。它贯穿于文明之中,尤其在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中获得更深层次的领悟。基督教将之作为十字架,有救赎之意、悲悯之情,而善用几何纹的伊斯兰教把十字视为包罗万象的方位,又有四季、四方和四美德的含义。佛教的十字则象征着水平宇宙模

式和垂直宇宙模式的宏观意象,十字及其变体卐字符的结合,更寓意佛陀的不可撼动和圆满实现。尽管各宗教对十字的释读略有差异,但在建筑中的应用却无一例外地热衷,十字作为建筑空间的布局,或作为建筑群的纵横轴,是三者共有的典型特征;此外,十字在结构中的应用,多体现于屋脊、梁架、柱截面,中式建筑里还包括斗拱等局部构件,甚至普及到诸多的建筑细节装饰中,总之,建筑中十字的运用兼具了形式和力学的双重功用。其归根结底源于对十字文化的潜在推崇。以十字为主题的课题旨在以某一视角开启图符语言与建筑设计关系的研究思路。

第六章建筑与方位篇,继续了中国传统宗教建筑的研究方向,以方位观为导入点。因佛教是外来宗教,其印度本土建筑的方位意识并不显著,而传入中国后,受厚重的中国文化的濡染,逐渐形成了颇成体系的本土化宗教建筑形制,其中对方位观念的重视是佛教建筑的文化特质之一。而影响方位的文化来源十分庞杂,涉及堪舆、等级礼制、宗教教义和仪轨,以及本土固有的传统营造观。建筑的方位体现,见于选址、内部空间陈设、外部空间序列关系等范畴,并以空间为依托进而实现人的行为方式的方位限定。

关于建筑艺术论的研究,视角诸多,本书略作以上六个方向的尝试性探求,以期抛砖引玉,与学界同行实现交流,获得点拨。

王冬梅

2013 年春初

目 录

第一章 建筑与人体	(001)
一、人体的原始诉求和人体意象是建筑文化的肇始 ...	(001)
二、人体比例与模数制是建筑数理观念的核心	(004)
(一)西方数理思想下人体比例的建筑投影	(004)
(二)建筑模数制度的人体因由	(007)
三、人体仿生是建筑空间结构探索的主线	(010)
(一)建筑空间与人体的对应仿拟	(010)
(二)建筑结构装饰对人体的艺术化抽象	(015)
四、人体工程学从本质上开启了建筑对人的全方位 探知	(018)
第二章 建筑与植物	(020)
一、植物是自然的建筑	(021)
二、植物与建筑的渊源催生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023)

(一)植物资源是原始建筑的选址宗本	(023)
(二)植物生长是原始建筑的方位参照	(024)
(三)植物的材形是原始建筑的构型依据	(025)
三、植物与建筑的互生赋予建筑丰厚的文化生命	(027)
(一)植物的寓意与建筑的文化积淀	(027)
(二)植物的配植与建筑的风水营造	(029)
(三)植物的形态与建筑的组景美学	(031)
四、生态理念下植物的建筑化与建筑的植物化	(033)
(一)建筑与植物的渐趋融合	(033)
(二)植物纤维的建筑材料开发	(035)
(三)绿色建筑的可持续发展观	(037)
第三章 建筑与汉字	(041)
一、建筑设计国际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缺失	(042)
二、汉字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载体	(043)
(一)汉字的美学价值	(043)
(二)传统造字对建筑文化的表征	(045)
(三)汉字美学与建筑构成的相同规律	(049)
三、现代建筑设计对汉字的借鉴	(051)
(一)现代建筑设计对汉字字形的直接借用	(051)
(二)现代建筑设计对汉字视觉符号的解构	(055)
(三)现代建筑设计对汉字结构规律和造字方式的 提炼与延伸	(058)
(四)现代建筑设计对汉字意象的升华	(059)

第四章 建筑与数字	(063)
一、古建筑与文化哲思的道器关系	(064)
二、儒家思想下建筑的等级礼“数”	(066)
三、《周易》影响下建筑的阴阳象“数”	(068)
四、佛教教义下建筑的宗教圣“数”	(070)
五、工艺法度下建筑的营造模“数”	(073)
第五章 建筑与十字	(077)
一、源于原始崇拜和时空观念的十字现象	(078)
二、东西方宗教建筑空间的十字格局	(082)
(一)曼荼罗的十字平面与汉地佛教建筑的十字纵 横轴	(083)
(二)基督教建筑平面的十字架意象	(085)
(三)伊斯兰教建筑十字平面的基督文化遗存	(088)
三、宗教建筑结构中的十字骨架	(090)
(一)屋脊造型的十字框架	(090)
(二)梁柱节点的十字承托	(091)
四、宗教建筑装饰中的十字纹样及其变体	(093)
(一)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建筑的十字纹饰	(093)
(二)佛教建筑的十字纹及变体	(095)
第六章 建筑与方位	(099)
一、堪輿观对传统佛教建筑选址方位的作用	(101)
二、传统建筑营造观对佛教建筑方位的左右	(103)

(一)传统营造行为中的民俗方位观	(103)
(二)佛教建筑方向中的民俗观渗透	(105)
三、宗教等级观念下的佛教建筑布局模式	(108)
(一)传统建筑的等级礼制规范	(108)
(二)佛教建筑的等级序列格局	(109)
四、佛教建筑内部空间方位的宗教思想隐喻	(117)
(一)佛教思想的方位意象	(117)
(二)内部空间方位中的隐喻	(118)
五、佛教仪轨对礼佛人空间方位行为的约束	(122)
后记	(127)

第一章 建筑与人体

建筑基于人类的原始诉求，从肇始之初就替代人体与自然相抗衡。古希腊时期的数理思想，使人对自身的认知以几何学的方式投影于建筑，千百年来对人体的持续探究又催生了建筑模数制的成熟，并直接推动了现代建筑的标准化进程。与此同时，建筑对人体形态和意象的仿生，也贯穿于设计历史中，并衍生出经典的人像柱图式。当下，随着人体工程学的深入发展，建筑对人体由表及里的开发，最终确立了基于人体科学的未来建筑走向。

一、人体的原始诉求和人体意象是建筑文化的肇始

建筑艺术是改造自然的一种人类文化，它肇始于人的原始生存诉求。人类在解决了“食”的问题之后“住”变得至关重要，无论是早期的天然洞穴抑或简易的棚居，都是基于对人类生命的庇护，即墨子、韩非子所言的与“禽兽虫蛇”、“风霜雨雪”相抵抗，以及实现休憩、调适与繁衍生息的功能，包括亡

殁之所的建造，于是产生了阳宅建筑与阴宅陵墓的划分。而在后世阳宅的发展中，空间的组织、细化和拓展，也不一例外地对应着人的多重需求。

同时，建筑形制是人体意象的图式表达。文明之初，作为未知宇宙中的渺小生物，人依托建筑与自然力相抗衡，那么，相对于宇宙而言，建筑代表了人体，而相对于人体，建筑又代表着宇宙。范·德·拉恩^①在《塑性数》中提出了三者间的辩证抽象关系，汉字中的“宇宙”二字也着实对应着建筑的“屋顶”和“梁栋”，由此可见，建筑反映的是人的宇宙意识。而且，人类本能的自我仿拟及对宇宙穹体的观想，奠定了以圆为基础的建筑雏形，建筑的封闭和包容即是对母体孕育状态的感知和模拟，球体形似宇宙、容器、胎育，具有包围、佑护的特质和安全感，是建筑形态的优化选择。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各地几乎同时发生，被学者们称为子宫式建筑模式。法国1969年发现了30万年前的建筑遗址，21间棚舍均呈椭圆形平面围合；中国仰韶文化半坡村遗址、爱斯基摩人的雪砖冰屋，以及北欧拉布普人、蒙古人、索马里人的帐篷等，都不约而同地采用圆形布局^②，甚至中国的福建土楼也被日本学者茂木计一郎喻为吞容一切的子宫，而土楼以圆形实现完美防御的做法，再次延续了建筑的安全感来自人体意象的说法，建筑心理学认为人处在封闭和内聚的圆形空间内，与外界的直接对抗将得到最大消解。西方的建筑子宫说，在中国文字中也可觅得踪

① 范·德·拉恩（1904—1991），荷兰古典派艺术家。

② 魏泽崧：《人类居住空间中的人体象征性研究》，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31页。

迹,“子宫”的“宫”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室”,可见在中国先人的观念里,建筑和母体很早就建立了观想联系,西方心理学家更是普遍认为建筑源于对母体的眷恋。不仅单体建筑如此,聚落选址也遵循着圆形或包裹式的地形感受。美洲印第安土著部落与非洲马萨伊人的聚落由若干圆形建筑构成。中国的风水理念含蓄地表达着人对隐匿围护的择居需要,所谓背山、面水、左辅、右弼的最佳风水论,就是人对母体中所得庇佑的回归^①(见图1)。因此,建筑实质上就是典型的以人类自我为主体的对世界的感知,及对人体意象的仿拟。如苏珊·朗格所说:“建筑创造了一个世界的表象,而这个世界则是自我的副本。”^②事实上,这一思维在原始初民对工具的选择上已略见端倪,圆形的砾石和圆柱形的木棒都是手的虚空形状的实体化,包括本能的弧线涂抹、自然堆放的圆形麦垛,都反映着人类行为心理的潜在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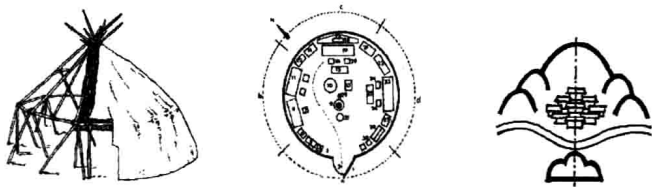


图 1

① 魏泽崧:《人类居住空间中的人体象征性研究》,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36页。

② (美)苏珊·朗格著,刘大基等译:《情感与形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16页。

二、人体比例与模数制是建筑数理观念的核心

（一）西方数理思想下人体比例的建筑投影

西方文化渗透着理性精神。古希腊人认为宇宙是符合数理结构的，英文单词中的宇宙“cosmos”即意味着“和谐、数量、秩序”。毕达哥拉斯即认为宇宙就是数，宇宙中充满数的依存关系，宇宙的和谐就是数的和谐。人体与之同声相应，不仅拥有最完美的比例，而且在思想和艺术上都遵循着数的法则。因此，柏拉图坚信美是理式的。

作为万物的尺度，人体的平衡、对称、形态的优雅和力学之美是建筑参照的依据。古埃及人最早在雕塑绘画中诠释了人体比例，但碍于保守的精神统治，形体较为僵化，严格遵照“三段式”和“正面律”的模式化改造，有失真实。被称为人体最美的比例的要数公元前3世纪梅罗的维纳斯雕像，其各部位尺度恰到好处。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建筑大师维特鲁威基于严谨、科学的分析，在《建筑十书》中郑重提出神殿建筑应以完美人体的比例为基础，将人体规律投影于建筑，实现结构和视觉的静力平衡。他绘制了一个理想人形图式，以肚脐为圆心画圆，伸展的人体的手和脚落在圆上，且人体高与展开的手臂等长，二者构成一个内接于圆的正方形^①，在细节的尺度比例上

^① 金伯利·伊拉姆著，李乐山译：《设计几何学》，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年，第7页。

具备细腻和谐感，如从下颚到前额发际、腕关节到中指指端是整个身高的 $1/10$ ，面孔的前额至眉毛、眉毛至鼻底、鼻底至下颚将面部分为三个相等的 $1/3$ 。人体的数理关系投影于建筑，产生了具有几何学特征的古典建筑形制，雅典的帕提农神庙就是这一综合体系的历史范本，其他又如科林斯的阿波罗神庙、埃伊纳岛的阿法亚女神庙、奥林匹克的宙斯神庙、雅典的赫菲斯托斯神庙、雅典卫城、胜利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等等。这些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度量出与人体相关的比例现象，甚至柱身的凹槽数。不仅如此，神庙建筑的立面几乎完全符合公元前 6 世纪毕达哥拉斯的“黄金分割”律，由多重长宽比值为 0.618 的长方形组成。黄金分割被巴乔里称为神分线，它是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美的分割比例，经验证，自然界无数的动植物形态均符合这一比例，如海螺、向日葵、鱼、松子等，而成长的人体更是一个日臻完美的范本^①。

对人体比例与建筑关系的思考和实践，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建筑大师和艺术家们延续并推崇备至，他们相信艺术带有数理的特征才会上升到崇高的境地。建筑师阿尔伯蒂、菲拉雷特、弗朗切斯科等在维特鲁威的人体比例图式基础上，深入探寻建筑中每一个量度与人体的对应，发掘二者间的内在规律；迪·乔其奥分析了教堂建筑的集中式十字平面与人体比例的叠合、对位，论证人体是建筑的微观呈现（见图 2）；艺术家丢勒在他的《人体比例四书》中研究确立了 26 种人体比例关系；达·芬奇综合了他们与自己的见解，绘制了至为经典

^① 阿道夫·蔡辛认为人到 21 岁成年时，脚底到肚脐与肚脐到头顶的比例恰好为黄金比。

的、方圆契合“维特鲁威人”（见图3），成为这一时期西方建筑设计的重要准则和方法。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延续前人的思路进行了更为深邃的探讨，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图式分析和建筑应用上，他绘制的比例人，从脚底到高举的指尖与到头顶的高度比为 $1.236 : 1$ ，与达·芬奇图式中圆的直径与正方形边长之比的 $1.2174 : 1$ 十分接近^①（见图4）。在《走向新建筑》中，柯布西耶引证了巴黎圣母院等建筑的黄金分割现象，并现身说法地以自己的建筑作品加以剖析，从建筑与人体的数理关系中衍生出权威的立面比例和构图法则，体现了基于古典主义人体类比思路的建筑理论研究的积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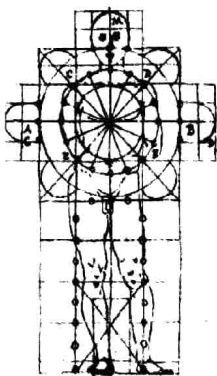


图2 迪·乔其奥对教堂平面
与人体比例的叠合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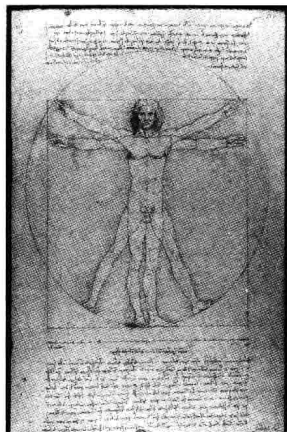


图3 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

^① 曹利华：《建筑美学》，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年，第41页。